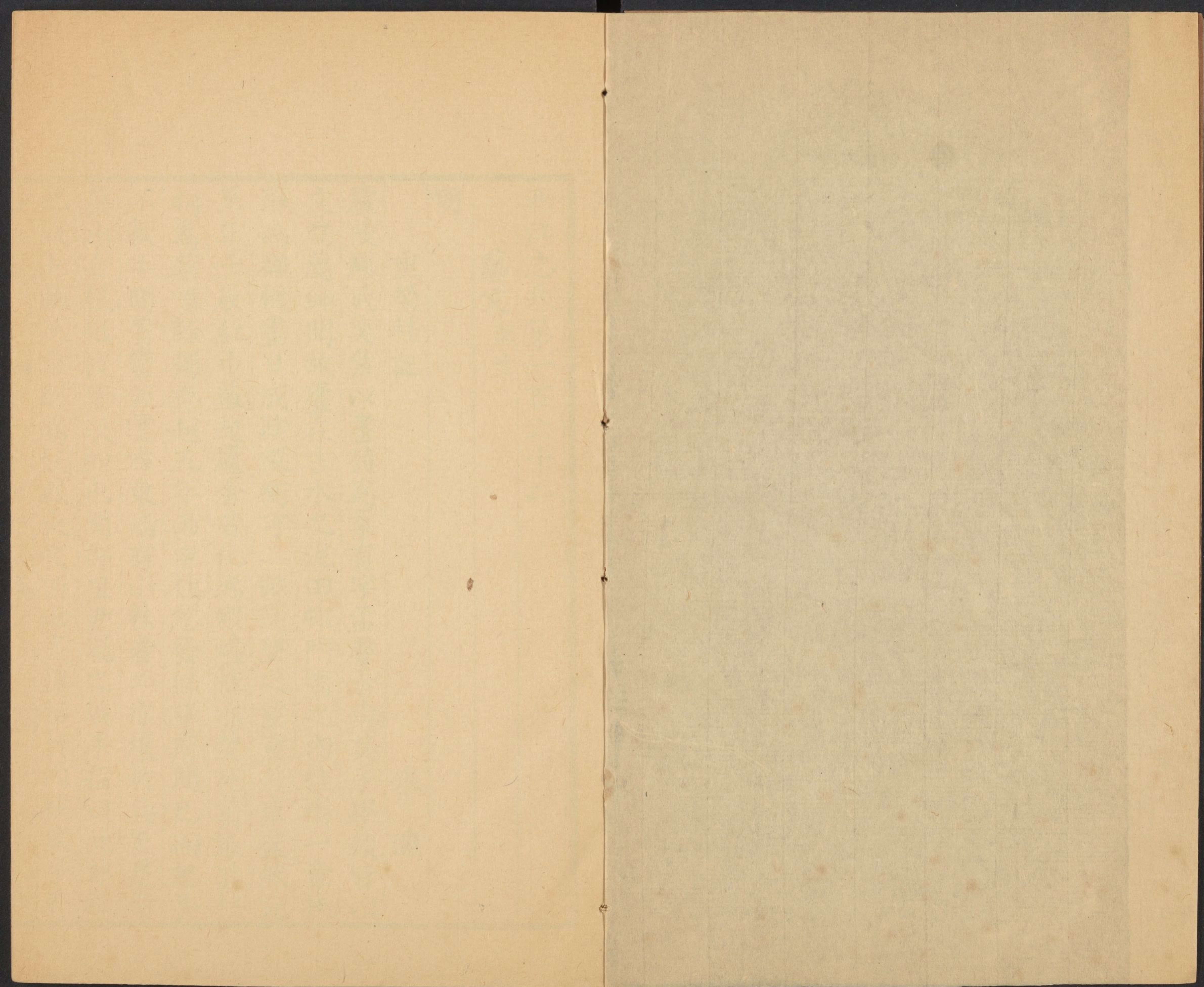


T 3192/0.81

7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7 1938



西江志卷第一百六十二

藝文 記十

明

重榮桂記

宋 濂

廬陵周氏奕葉以書詩爲業有字孟聲者與其子學顏皆以文鳴薦紳間故廬在吉水之泥田邨門墉之內桂樹一章扶蘇而襜褕晝日成陰縱衡可二畝遠望之童童若車蓋然元至正壬辰紅巾盜起廬舍皆化爲煨燼桂亦焚死翦取其枝柯爲薪唯榦獨存越五年丙申桂忽發綠芽膚間已而怒長不數年間蓊鬱若雲布東南有小桂者二亦壞於兵至是萌蘖出自根柢枝葉沃如也閭師里尹過之戟手指曰此非祥也妖也物反常則爲妖烈火之所燉炙津枯於內枝焦于外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生意安能貫之生意不貫而萌蘖惡乎生苟謂其生爲祥則  
倒豎之槐僵起之柳不亦祥之大者歟或曰非也此祥也天  
地之間有開必先其機之動間不容髮萊公之感插竹生筍  
田氏之聚枯荆再華蓋草木最得氣之先者也大化流行占  
盛衰者每於斯觀其兆焉唐人以擢第者爲折桂此殆周氏  
科目之徵乎二者之論久未有所定國朝洪武庚戌學顏之  
子仲方以明經舉于鄉會試南宮除侍儀使出爲中牟令以  
政事聞然後始知桂之重榮非爲妖也實祥也予嘗聞之人  
事之與天道誠相表裏有感必有應始終循環無窮今以茲  
桂徵天而驗人其祥固無疑者然而君子之論祥當在人  
不可使物得以專之仲方益率德勵行使德馨遠聞既以華其  
躬又以燾其後人周氏之興其殆未艾也歟係之以詩曰維

桂之良其色中黃其氣苾芳有士治經藝之於庭比德之馨  
帕額執爇來蕪我廬桂亦變枯槁翳屹然自踵至顛氣絕弗  
聯胡彼綠苞怒長如毛有華其膏日益以崇車蓋童童敷陰  
正濃大化細緼何屈不伸瑞應之純孰謹孰叟爲祥爲妖匪  
德曷要德將何徵奪其芳榮以契其貞天昌其家悴而復華  
厥兆孔嘉勿翦勿傷是培是封沃以靈漿君子有云瑞當在  
人其福乃臻我陳我詩其辭則卮匪頌以規

### 清風亭記

清風亭者撫州金谿鄧彥誠之所築也彥誠世居雲林三十  
六峯之陽其先世多以志節著當宋之季天下大亂嘗集義  
兵以護鄉社助國家宋亡爲元七十有七年是爲至正壬辰  
天下復大亂撫州不守彥誠歎曰寇將至吾可不衛宗人使

及於難乎即召鄉里少年分隊伍樹若柵於雲林山金鼓之聲晝夜不絕寇來輒敗衄而去薦紳之流依之以免者百數十家事平會府上其功將爵祿之彥誠謝曰吾之挺身禦寇不忘先世之明訓爾敢藉是以媒利耶掉頭去不顧乃於堂之西偏藝竹數萬竿引泉為池而築是亭其中彥誠戴華陽巾被鶴氅衣日逍遙亭上游情物表澹然與塵慮相忘人見之者疑為古仙人御風而行可望而不可即僉曰是功成而不居者其視富貴利達何有哉宜名亭曰清風以勵衰俗彥誠笑而不答嗚呼志節之士世不多見矣昔聞有田疇者遭幽州始擾蕩析離居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百姓歸之者五千餘家且數立竒勲以自見魏太祖論功封為亭侯邑五百戶疇謝曰疇自以始為居難率眾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為

利耶固辭不受至今言疇者慕其清風若神龍游於元間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其視未建尺寸之功輒欲重徽名爵者其為混濁蓋亦甚矣今彥誠之行事皦皦不誣有足多者予雖未敢遽謂如疇察其志之所存寧不髣髴似之耶然君子之論觀其志而不較其功功固有小大志豈有崇卑耶志苟同功亦同也彥誠不必不如疇者昭昭矣後之人聞彥誠之風者豈不蹶然興起耶抑予聞撫為文獻之邦士出其間多以道德忠義著聞載諸方策者班班可考彥誠以劬然一布衣又能竭力捍寇如此豈雲林三十六峯委靈隤祉以致然耶不然何其生賢之多也予因為著清風亭記刻寘亭上使人知所自立頗謂有裨于政化文之不工固不暇計也彥誠名諒江西提點刑獄諱元觀之諸孫來請記者其族人知南陽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二 三  
縣行父也氣節亦森然可尚云

### 符氏世譜記

惟符氏出自姬姓魯頃公之孫足仕秦爲符璽令因以爲氏至晉吳興太守雅遂望出琅琊之後分布于江淮間至若符氏則本妣姓有扈氏子孫奔西戎世爲巨酋乃姓蒲氏蒲洪以讖又改爲符符與符實夔然不同也今符氏有世居襄陽者宋末通判建昌軍遂遷南豐至季祥者益以書詩爲業季祥生一子伯瑞伯瑞生二子袁州路知事德懋南豐州醫學錄德章德懋生三子國禎國才國器德章生二子元貞仲叔國禎生二子信善國器生一子顯仲叔生一子元善今名文昌其字爲孟庸爲人溫煦慈良州縣以爲可用貢於朝選爲儀曹行人滿三載擢爲同文局使予官儀曹時文昌承事左

右間來拜曰文昌痛念兵燹中先父棄捐館舍文昌之年猶未弱齡朝夕奔走乎西東而數世兆域既日就蕪沒宗系之傳亦失於徵考文昌實懼之願爲記其綱於前至於諱某字某娶某氏生幾子葬某處壽若干咸備著於後庶幾可示後昆非藉先生之寵靈未知其可也敢請自時厥後再言之三言之復數言之言輒涕泗雙下予惻然憐之嗟夫古之所甚重者譜牒也三世不修譜謂之不孝夫孝者莫先於敬身身之所從來可不知歟能知其所自出尊祖敬宗之心當油然而生矣魏晉以來圖譜有局卽令史設官所以稽其貴賤慎其昏媾辨其親疎其事爲尤嚴又不特如前所云而已也文昌有志於此亦可謂知其本者矣予老多病謝絕求文者有如避讎今特爲文昌析符符之不同而并著其世系之略者

無它惇本也

樂平州慈湖書院瞻學田記

危素

昔楊文元公之宰樂平也首倡士民興修學舍闡明心學以崇教化未幾民翕然應之隨風易俗囂健馴服至今號為詩書之邦向之蒙公惠澤者由今觀之皆其高曾祖父矣餘澤在人尚能感念之不泯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有以哉袁正肅公提點江東刑獄乃勅書樓于廟學之後入本朝至元十九年縣尹翟公衡謀于故宋丞相馬公專祠楊氏乃以貢士莊田若干以贍師生以供祠事馬公以為宜乃得魏氏之隙地于縣治之東高明塏爽山川獻竒爰築宮其上率諸生舍奠焉事既上聞賜額曰慈湖書院設官如令式至元二十七年抄籍延祐二年經理田畝俱作贍學田土其後不知緣

由者每以貢士莊田為辭而吏得以舞文其間至正辛巳公之五世從曾孫同翁來為山長列其事于郡饒州路總管府知事于君凱言于郡守曰朝廷以貢士莊養士行之已久無害于法若何而靳于是上之于江浙行省行省是其言自是書院始有田素使過是州既拜謁祠下同翁具述其顛末求為之記予惟楊氏學出于陸文安公其為樂平也實朱文公為浙東常平使者之所薦也不知者紛紛然以為朱陸異學可勝嘆哉今學院有田以自養學于其中者他日出而仕于時當以是為師範矣

富州蠲金紀事

至元十四年分寧縣人商瓊者謀獻利覓官迺誘湖南淘金工易彬等三十餘人至豐城縣之長寧鄉留臺居焉又募其

鄉人傅壽等穴山谿畚沙石習淘金爲業歲責輸浮辦金四兩重請行省署淘金場縣中領之而瓊洎阮祥者實司其職然豐城之金僅僅取之不足以更費于時雖竭力淘采地道空虛不克供一歲之入瓊稍患苦之適使人走他州購金以實其數久之懼其妄覺又誣富民地有金掘其廬舍冢墓刦取貨賄漸增廣歲賦入以錮其事於是盡力培克請增輸金至二十五兩九錢重以爲己功鄉民甚惡之而亡賴者景從日衆至三百三人焉瓊又爲之請于有司歲復其役豐城既無金羣轉走饒信徽衢婺江南康蘄黃歲掠以進瓊瓊輸官而攘其贏由是致富會張國紀守撫好言利二十四年行省用其言置金銀場于樂安縣之小曹溪課富民淘金輸官程所入多寡而免其賦于是盡檄取豐城淘金工往教習焉瓊

益以聚斂爲功復請增金三兩一錢九分六釐重總之爲二十九兩九分六釐重矣瓊因求遷小曹場官兼賦豐城金而豐城淘金場遂革是時豐城陞爲富州官復煩淘金家以它役始不勝其苦而汪壽李仲何文明等百餘人走光州不返餘徙業者相繼瓊亦去爲鹽場官而富州金遂無所從出矣小曹官屬懼其久而累已也募其邑人 德韶言于行省謂龍興路貢賦歲屬興聖宮則富州金不宜附隸撫州蓋從富州輸之龍興路爲便行省用其言下其數于富州征之延祐四年九月也瓊始征金時至是四十餘年矣即復求三十餘人者多閭閻細民死徙亡後者焉有後而乞丐者又有焉根連其宗族蔓延其婣黨亦有窘乏至殺子女以拒胥徒之隳突者乃抑令五鄉二十七都之役于官者代輸之凡金一兩



重費至元鈔多至百廿貫總之爲鈔三千六百貫矣因之破家者又比比有焉于是民之荼毒有不可勝言者矣州人思脫其禍若王季常王元實等惺惺間陳于有司有司稍集父老議雖悉其弊然莫肯固請于上蓋自富州再征金至是又十有七年乃始得揭車之言行焉始車嘗言於奉使宣撫又言於監察御史號詔頓首乞去民害觸御史怒幾得罪賴龍興推官李宗德莫維崇力爭御史前得免至是乃言於張公榮及章全公岳柱而二公深哀其言於是其事乃得竟聞而州人數十年剥膚椎髓之害始一旦脫然矣噫商瓊不足議矣彼天子之命吏牧此民者視其困苦漠然不以爲意獨何與自昔陰陽錯行盜賊並起貽國家無窮之憂者鮮不由聚斂于上結怨于下此碩鼠之詩仲尼存而不去也誠使士之

居于鄉立于朝皆若揭車及授經公僖斯其人豈有知而不言者哉風紀之司藩輔之宰皆張公全公其人豈有聞而不行者哉今富之人自是無橫斂之虞有樂生之慶寧可忘其所自耶則于是乎感三公之德而壯車言之力也相與刻石以垂永久亦豈容以自已哉故素于富州蠲金之政而重有感焉述文以慰州人之心以愧天下後世之言聚斂者而學士大夫播之咏歌以通諷諭以示勸懲未必非小補也全公回紇人後終河南行省平章張公河間人後終司丞揭公今爲翰林待制車其從孫云

金谿縣梁安峽義渡記

撫之屬邑曰金谿其南五十里有梁安峽石壁峭險兩厓雙峙南城諸水皆會于此上游有渡曰馬頭渡峽東而水深不

可徒涉臨川營前里有張昭孫伯恭慨然曰吾先君葬梁安之山中距渡才二里於是作堂以祠其父外為屋以待渡者息肩於此以浮圖普願守之割腴田若干畝以贍舟人而并食焉既而里之有餘財者曾某吳某皆施田以助之始終贊其成者項山寺主僧師啓且以其寺近因屬永久任其事庶幾無隳廢時也吳君之子擴以書來京師與其友危素曰願有述余讀周官書夏官之職有司險焉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道路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謂之司險者有敵國之侵陵故也今國家盡得四方之境土固無俟乎設險以守其國故司險之官不設然道路橋梁亦有專領之者顧有司率急於錢穀簿書之事以此為迂緩不切無復加之意矣由是津渡之舟悍夫凶人把握其間爭纖微之利棄性命如鴻毛者蓋多有之雖留難之禁著於令甲而亦莫之能革嗚呼可勝歎哉今張君與州里之賢豪致力於此非有所驅迫而出私財披腴田無少靳吝斯亦可以言義非歟乃為書之以示來者

江州路能仁禪寺三門記

江州城南隅有浮圖東魏天平二年沙門祖道瘞佛舍利其中貯以水精瓶金銀鐵石函護惟謹南唐李昇時軍帥威烈公何洙迺作佛寺號曰福聖宋遣曹翰取江州屠其城寺以舍利所在獨免於兵燼天聖間賜額承天沙門智聰大加修葺尚書禮部郎中祖士衡實記之已而名師有若白雲端佛印元鐵面感宏智覺皆相繼主斯寺號為藪林之盛政和七年改曰能仁紹興十一年龍圖閣學士蔣璨題其榜淳熙十

四年有僧來自天台笑嘻嘻怒罵類狂易者人目爲風和尚一  
旦與僧智聰富民巨賈爲之興修事具洪文敏公所爲記宋  
亡何公所施田在鄂之嘉魚者田人因而有之寺僧祖印本  
中宗溥應辨訟于官府弗直辨有弟子曰致堯始息田訟而  
顛力造作人爭致財縣鐘之樓藏經之殿煥然興復郡人李  
貴和施田百有餘畝山若干畝今名曰福田莊致堯主寺事  
二十有七年而退休焉至正二年行宣政院以南康沙門師  
嚴學行淳備選爲住持四方學者相慕而至乃修僧堂衆寮  
百爾器備而居者始安顧田入之微食莫能給郡人黃仁歲  
以穀三百五十石貸諸田人取息以助寺僧惟惠經紀寺故  
所有田在虵口湖尾者六百有餘畝收粟以繼于是食粗給  
矣仁復以茶地若干及南郭思賢橋爲施而然鐙之費無復

屑屑求諸市人六年夏大風雷雨壞三門乃溯江至荆門玉  
泉景德寺福祐倡施者出錢五千餘緡既還寺僧德永亦以  
五千緡與師嚴之徒弘教購蜀之良材於荆值巨筏蔽江而  
下因得檜栢四百餘株以七年九月庚申經始中爲屋五間  
東西各四間規制雄壯倍加於舊官府民庶知師嚴之公而  
能勤皆出錢助之九年夏丹雘甃碱訖工使弘教至京師求  
余記之師嚴之言曰吾佛氏之門曰三空無相無願無解脫  
也謂頓空我法不滯法相不存所願耳然斯亦曲垂方便欲  
其舍彼所滯深入一乘之門而已若夫深造上乘十方世界  
一道場也十方世界一門也十方世界一佛直法身也又有  
所謂三門耶余昔與師嚴同客金陵知其清苦好修不自表  
裸觀斯言也爲其徒者宜於此有所悟入矣故因書其作門

之役而并及之

靜明書塾記

昔者四明袁正肅公提點江東刑獄行部信之貴溪作象山書院以祠陸文安公于徐巖其流風遺俗久而不泯故近世其邑有陳先生立大者出毅然有扶樹正道之志而世莫能窺其蘊奧也其為學也上達乎性命之微致謹乎事物之細兢兢業業夙夜靡懈使先生用於當世推之功業固鑿鑿而精實然隱約於閭巷終以老死天也非人所能為也先生家有藏書若干卷而繕寫點校手澤存焉又有所著論語正義廿卷其子善益自尊度題其室曰靜明書塾中設先生之像春秋嚴祀不遠數千里俾素為之記素天曆至順間數拜先生於家所以啟迪訓誘無所不用其情瞻其丰采如孤峰絕

壁莫可得而近也素之凡陋德不加修而行義無以踰人歲月不居侵尋遲暮仰思先生之盛心若何而圖報哉先生雖沒幸而遺書猶有賢子孫襲而藏之天下後世之士有欲聞先生之言論風旨而過貴溪之邑造其家拜其像讀其書為善之意如川方增浩乎其不可遏則先生之陰被于學者有不在茲乎乃為之記刻諸壁間

信州龜峯瑞相寺記

信之弋陽南去二十有五里有山如龜南北望之則羣峯叢映斂焉如一東西觀之則兩山對峙南聳銳而獨立北馮陵而臂引睨其背則橫亘峭磴如堅壁固壘冠首有堞面其前則攢巒複萼蟬聯星錯轟轟嶷嶷更相朝捧其將至也四視環合若無從而造焉既而縈厓繚岫斗折以入環以羣山而

峯之得名者有二一峯曰石蜃能吐納雲氣以占雨暘其中峯曰石龜唐乾寧中僧茂蟾作寺其下名曰靈勝至宋真宗改曰瑞相太子少保趙公抃龍圖閣學士韓公元吉皆嘗賦詩丞相陳公康伯請於朝更曰顯親崇福寺今復名瑞相其寺僧有得於其學者子瓊光應重仁事載傳燈錄其有道而居是山者曰晦庵光雲庵慶曹原生山堂淳柏庭永孤雲權其由此出主名利者徑山蒙庵聰雪峯螺庵肇觀其人則知其足以爲茲山重也國朝廷祐五年禪師從正主是山明年有鬱攸之變逾十年規制悉復舊觀又三年以老求退薦禪師德學自代八年之間法席大盛至元五年燬于火曰此殆天數豈不聞成住壞空復率諸好施者鳩工掄材雄麗倍于他日於是使其徒行觀來京師屬余爲之記今國家崇尚釋

氏崇墉峻宇徧于京邑大者縣官作之嗟乎勞民力而求福田豈佛之心哉觀夫瑞相之興獨因其州里之有餘貲者相與成之則正學二師之行孚于其人可知已抑其山川之勝足以致其徒坦坦施施而來趨焉則繼傳燈而見于紀錄者將相望而出余故考昔人記其地形而述其顛末使并刻之

雲林圖記

雲林山在金谿縣東山繇大庾嶺歷贛建昌之南境入邵武之光澤有山高千二百丈漢初徐仲僊遇仙之所至烏佩山仙人烏君上升時委玉佩處過大和山小和山委蛇而走南城達于金谿之境其高上摩霄漢者三十六峯其中峯最高者曰石誰其左曰白馬又名玉馬以其形似也上有浮丘先生祠浮丘先生者或云姓李黃帝時人或云周靈王子晉其

弟子王郭二君俱陳留人訪其師至此然臨川境內多有其祠焉其右曰厓山山勢起伏九十有九其深谷產靈藥異草本草云臨川士人家婢食黃精能飛者意其處也山頂多石磴飛瀑其名曰礫有深潭廣一畝古木蒼藤陰翳慘澹神龍居之宋有沙門師劉中宮自蜀來此結茅居民苦旱問之乞雨師云今歲數當不雨吾憫爾貧雖雨才沾足蔬畦而已他日師入潭中遺履石上涂窆者守其履俟之七日師自外至謂窆曰汝可謂誠篤問其所欲曰吾惟嗜鴨肉今禱雨者必先以鴨祭窆然後得雨師嘗謁撫州守書刺曰秦龍僧某守惡其幻詰之曰龍安在師曰明公勿驚以金槃盛水探懷中若朽草置水中風雨大至龍飛躍而去鄧氏自五代居山下宋建炎中苗傅劉正彥作亂鄧雱集民兵追破其黨號忠義

社于後累立戰功捍禦一方入國朝設巡檢至元末天下已定乃罷今山谷猶有壁壘在焉近厓山有神童峯方仲永者蚤慧生其下荆國王文公所作傷仲永是也入南城貴溪有曰豪豬關甚險絕余嘗與今德慶路總管知事楊君季子訪故潯州路總管府經歷祝蕃遠先生于太原僧舍猶應劭所謂前人見後人頂後人見前人履底毒蛇奔狐時出草間蓋畏涂也又嘗與祝先生夜宿田家白雲滿谷獨聞水聲而已余所居高橋有小溪發源山麓至元廿一年先大父白鹿府君繇邑之梯雲坊徙居于此讀書之室曰處一堂開窻正面諸峯韓子云橫雲平凝時露數岫修眉新畫浮于天宇與此甚類余少肄業其間有書若干卷皆先世所藏歲縮衣食之費增若干卷三代以來碑刻若干卷有琴一不上絃獨以先

父太常府君遺戒不設奕具耳蜀郡簡君天碧與余客吳文  
正公所爲作雲林圖道士方壺子亦愛余山居幽僻數爲圖  
張彥輔真人奉勅寫欽天殿壁余時在經筵用米氏法爲余  
圖之翰林侍講學士虞公嘗爲賦詩海內之名勝相繼有作  
于是有聲之畫無聲之詩悉萃于几席南金大貝不足爲貴  
矣然故舊從而以雲林爲余別號則非余志也上古簡質稱  
名而已周之彌文乃有字焉有字而不以稱又爲之號末世  
之蔽也況昭武黃長睿近集賢宣城貢文靖公勾吳倪元鎮  
皆號雲林子余于三君子無能爲役敢襲其號乎間以圖求  
詩于祕書答祿君道夫道夫曰吾既未能即其地子盍爲記  
以副此圖至正十年十有二月辛卯寄居城南頭陀寺雪下  
盈尺道無行人夜展圖玩之忽憶去家十有四年左親戚棄

墳墓竟何爲哉在令式中歲之後亦許致仕明年四十有九  
距納祿之年固非遠矣幸而清朝從其蚤退歸與樵夫野叢  
嬉遊山間上下雲月歌諸公之詩亦足以自樂也

### 石鹿書院記

至正六年番禺陳君楨作書院于饒州安仁縣之瑄溪又四  
年十月庚子甘露降于松樹日光映之瑩若膏沐而光采爛  
然飲之其味如飴衆奔走相告以爲陳氏之瑞始君得勝地  
于所居之近翦雜榛棘值微徑草樹蒙密地勢斗絕乃盡力  
攀緣睨之不百舉武而豁然平行環以羣山中爲方池鑑虛  
涵碧陟其顛喬木成林石磴蔽虧兩石傍倚研然如蚌蛤有  
石昂首若靈禽之翔因名之曰鳳鳴臺三石之最奇者在其  
東中峯削立平若敷席曰磐石折而西爲亭曰含光亭又西

大石園頂方跌宕若樹碑碣稍前爲上谷厓之回者曰生雲突然堙者曰雪丘窪然坎者曰鹿泉君於是即磐石之下爲書院授徒其間中祠孔子別爲山房以庋藏先世書籍及甘露之降復爲亭以志瑞暇日馮虛四顧千里之遠近在目曉烟雲風雨變態萬狀超然塵垢之外萬鍾之祿千駟之馬不願易也因其婣友臨川孔君瑛來京師俾素爲之記素聞君之先出自九江之義門家法之懿踰數百年雖散處它郡而流風餘思未盡泯沒君篤於孝友鄉里信之宗族稱之顧其志願無所慕乎其外而婆娑游衍於水石之間與其門人子弟講說先王之遺經世孰有踰其樂者乎誠使一家之善推而化行於一鄉遠而達於一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則其爲瑞莫大焉甘露之瑞斯爲之兆歟君字士周

### 梅江書院極高明樓記

極高明樓者梅江書院之樓也書院在寧都州之北郭所以祠宋肇慶府節度推官曾公樓之扁榜則丞相信國文公所書蓋若干年矣久之樓壞會濟南趙侯天澤來牧是州儒學正臨川李君實請于侯曰樓將壓矣公其圖之侯曰吾之責也迺率州之好義者相與出力積木石傭工役而繼營之君上春官而以語同郡危素曰吾于寧都幸遭賢侯恪承上命以興學明教爲先務故是樓完繕于敝圯之餘諸生既具石請爲之記蓋極高明之語載諸中庸其義宏矣昔者曾公遊于新安朱氏之門幾卅年朱氏以純茂篤實切已致思用工正當稱之方慶元間羣兇枋國詆排正學斥逐善類一時學者諱名其師曾公執禮益虔未始少挫師既沒星馳弔哭服



心喪三年則于死生患難處之有素非所造極于高明其能然耶以是名其樓託意深遠矣來遊於斯者馮高而四顧山高川迴萬象軒豁超然吟風弄月之趣細故芥蒂無復滯留其胸次將與舞雩詠歸者同其樂焉雖然易傳有之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極高明者智之崇也子思子所謂道中庸者其亦禮卑法地之意歟因記其樓而并以所聞者質之是邦之學者云爾

靈谷書院記

王 禕

靈谷書院在塵湖山中塵湖者貴溪之名山崇峻而幽邃最為奇勝與龍虎山相距十五里相傳昔有學仙此山者嘗見羣鹿飲湖水麀鹿之大者故山以得名由饒嶺之阿從山陞東陟有大石中判離立澗隈作門焉曰龍磔關由龍磔行數

十步北過澗兩崖壁立從崖隙仰見青天如橫石梁白水兩道迸落崖底蜿蜒數仞若龍狀曰青天白龍由澗北往東行俯瞰靈湫湫前百十步兩石偶立如削者雙劍石也逕折經石下灑迤過濯纓澗澗流至是泓渟而深冽可濯可泂過此而行稍就夷曠有雋峯出澗南峯下石室可坐數十人別取道涉澗乃至其處曰得道巖有仙者祝氏嘗居之又東過雲門隔澗列嶂如幃幃其下有石拔起數十丈綽約秀整狀若飛仙澗左羣石盤據為臺遙睇飛仙石如將迎之曰迎仙臺至是徑阻絕勞攀躋折而少南徑出臺上俄而回眄向所見飛仙石乃在下矣復東去逕益峻風泉益駛有大石約十許圍高可四五丈嶮崿峙澗北其陞無所附著曰飛來石自是長林喬木蒙密蔽翳行二三里復有兩崖削立瀑流噴薄下

注者峽口飛泉也稍進有門曰雲雪之關入關度橋曰問津而橋北則爲塵湖矣湖東北築堤灣環如偃月曰駐鶴壇壇北有屋曰天遊庵由庵東南入桃坪遡澗流西轉澗側皆樹桃墜紅泛碧演漾可愛曰流花嶼復益西入庵中壤土甚膏潤異草莽萳曰玉苗塢塢西行百步攀援而上有亭翼然攢岬疊巘皆在履屐下而仙都闖闖平疇遠水參錯乎烟霏渺莽間舉在目睫曰一覽亭又北經庵後上凌絕巔望彭蠡潏灑如杯雲林三十六峯若薺在地自山陟至是約行十餘里而山之峻極矣乃循來逕還庵前沿澗東行北過漱芳橋入東谷兩山相並如負宸其內則廓然以虛所謂靈谷也入靈谷而望第見峯巒旁拱清泉怪石與古樹長蘿相映帶邈然若與世隔而書院在焉書院者里人桂先生之所建也初桂

氏在其鄉最爲著姓自司空公顯於五季之世其後往往擢儒科躋仕籍詩書文澤繼繼繩繩凡十世而先生出焉先生諱本字林伯承家學之淵源覃思經術推其所得托諸述作以衛翼聖賢之道其所著有四書通義五經統會三極一貫圖金精鰲極類纂道統銘等書皆能致力於前儒之所未及而自立於不朽者也故其講學茲山知道之在己者爲既重而不以世好動其慮一時學者翕然從之遊書院所爲作也書院成於延祐中爲屋三楹東爲端彝齋西爲鈍齋而講說棲息暨庖湍之所咸備焉自昔君子之爲學必居乎深山幽遐寥闐之境紛華盛麗無所接於耳目故能精神澹而志慮專而於道爲有得也宋如臯胡公翼之及平陽孫公明復奉符石公守道實相與讀書泰山者十年學既成矣故出而用

世皆卓哉聖賢之爲道者也今先生之居茲山可謂古人之爲學雖終隱不出爲世用而其立言亦足以紹前哲而垂後昆其於聖賢之道復何愧焉且塵湖之東有象山者陸文安公之所講學也陸氏之學簡易正大然與新安朱氏並立而異趨先生固繼陸氏而興起者而所學則本之朱氏爲多蓋庶幾會朱陸之異而同之學術之懿不其有可徵者歟嗚呼九京不可作矣而先生之子孟元方尤力學善文章號能稱其家自先生沒元方與其徒仍講習於茲麗澤之益久而不替何其盛哉元方屬余書其顛末故爲之記而並道夫山水之勝俾來學者知其所自云爾

開先寺觀瀑布記

廬山南北瀑布以十數獨開先寺所見者最勝開先瀑布有

二其一曰馬尾泉其一在馬尾泉東出自雙劍香爐兩峯間爲尤勝或曰瀑水之源昔人未有窮之者或曰水出山絕頂衝激入深澗西入康王谷爲水簾東出香爐峯則爲瀑布也十一月十八日南至余約郡守呂侯肩輿十數里至開先主僧志一作丈室未成邀坐茅屋中乃訪漱玉亭却至龍潭石峽口由寺至亭可二百步由亭至峽口僅數十步蓋自遠觀之瀑布出自兩峯間如瀉天半由近而觀則二瀑下注匯爲重潭潭水出石峽乃爲溪循山足東流以入於彭蠡當峽口仰望但見水從潭中出巖谷回互二瀑所從來不可復見矣峽石上刻青玉峽及第一山字大二尺米芾書也石間多題名石枯字畫淺初不可悉辨命左右掬水沃之字乃見大率宋南渡後人其人無聞者居多可識者纔十二三因慨君子

惟植節砥行乃可不朽苟不出此雖托名巖石永久而人不識也又從石壁間讀淳熙中郡守禱雨神龍示現事一公爲余言歲春夏交大雨後瀑水盛潭遽溢積葉墜梗皆蕩滌去不留謂之龍洗潭或歲旱人來取水潭中禱龍神輒有應至今常然回坐亭趾上亭廢已久亭下池亦爲石所堙初寺僧作石雷接潭上引水至寺中給庖湏又鑿石作此池即蘇長公賦詩處也徑八九尺雷水從潭上來流入池乃從池中復入雷以去而石雷廢亦十五六予命一公葺之一辭力弗瞻也明年三月二十六日雨初霽部中又無事復約呂侯及通判羅從道幕賓徐君弼姬執中星子令葛俊德遊焉比抵寺諸公皆先詣一公余獨徑往潭下坐石上瀑水方怒瀉奔騰盪激聲震如萬雷令人心怖神悸股戰栗不休頃焉諸公至

見余獨坐又顏色變皆拍手呼大笑然水聲瀕洞呼笑聲亦不聞也寺僧云龍適洗潭矣于是一公文室已完又作竹筧接石雷引水過階除下清駛極可愛余命取水煮新茗一公謂近從後巖下得泉一窪以煮茗味比瀑水乃倍佳試之果然暮乃回六月十日余被召將赴京念人世行止不可必萬一有他累則清游不復得因與郡人段謙曹元同泛過落星湖約得路之半舍舟以行一公與光應知余來遠出迎乃與二僧攜手行至招隱橋坐橋上橋在寺前五十步潭水爲溪所經也其西東松杉楓杞蒼翠色掩映從樹底望鶴鳴諸峯高出樹杪僅尺許隱然如畫圖中見又從樹隙見巖腰採薪人衣白大如粟初疑此白石耳有頃漸移動乃知是人也橋下流水觸石灑灑鳴塵慮俗想蕩滌殆盡久之不能去乃造

一公所跡余以所賦詩又出楞伽經使予讀讀盡卷頗悟微旨一二應公者戒行清峻畧涉書史年且老不欲他走一公邀留與同處郡中亂後無讀書人可以語余因數與往來一公請予詣潭下是時久不雨瀑布流且絕余指筭中水謂曰此水一耳何必復往也是夕宿寺中夜半雨大作比曉余未起應叩門告曰瀑布流如故矣盍亟起觀之余欣然攬衣起倚闌睇視良久日初出紅光徑照香爐諸峯上諸峯紫靄猶未斂光景恍惚可玩不可言也應因誦李太白觀瀑詩又誦笑隱題太白觀瀑圖詩余笑曰安知今日無太白耶胡可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比午乃還一公間爲余言開先者舊傳梁昭明太子之所棲隱南唐元宗在潛邸亦嘗讀書于此招隱橋其所造也後歸踐尊位乃即此造寺故以開先名有了巖和尚者實開山宋以來住山者皆名德寺前有松每株大數十圍佛印元禪師所手植近時南楚越公乃盡伐以建寺見者惜之而寺今亦爲劫灰矣豈非數乎一之居此所願圖復其舊而適此大法凌遲有志未遂幸丈室苟完聊安餘息而已公尚丐我一言以記之吾之願耳余諾之未果爲也

### 遊白鹿洞記

余到郡已數月欲至白鹿洞甚渴左右爲余言往時荆棘塞路不可往頃因伐大木往者衆路乃始通然路上虎縱橫苟欲往非多擁騶從不可用是欲行輒復止會行省符檄郡府取大木余因挾星子令及都昌主簿彭能領丁夫與同往去郡北行十五里至羅漢寺路分兩岐由東入棲賢谷西則至白鹿洞也比至兩山勢回合當其合處澗水出焉過澗逾小

嶺嶺有缺若關門然入關路循澗北並山轉澗南皆良田也約二三里乃至書院遺址正當五老峯下書院燬已十五年樹生瓦礫間大且數圍前有石橋曰濯纓其左又有石橋曰枕流過枕流則從列女廟登北岡岡上有大杉木六七百年物也有司今盡伐爲御殿物矣於是書院所存者獨此二橋從卒指殿堂齋廬及風泉雲壑樓故處以告甚歷歷慨想昔日規制不可見惟聞山鳥相呼鳴山谷虛寂餘韻悠揚恍類絃歌聲或云從此右折東南逾重岡行二三里乃至所謂白鹿洞却從洞後復右折陟嶺乃可到尋真觀望水簾也不果往徘徊久之而還按白鹿洞唐李渤讀書處也南唐昇元中始即其地爲學給田以食其徒所謂廬山國學也宋初天下未有學惟有四書院睢陽石鼓岳麓及白鹿洞也太平興國二年勅賜白鹿洞九經當時學者數百人至崇寧末乃盡廢及淳熙七年考亭朱文公爲郡始斥其舊而大之又定爲學規示學者來學者益衆而白鹿洞之盛出他書院右自後守其成規二百年如一日也而隳廢今乃如此余亦無如之何也余嘗怪世之爲佛老氏之學者其宮室一廢壞輒修舉之不旋踵豈佛老氏之學能盛於儒者哉蓋爲其徒者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能必其成故也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常骯骯不自振不能以有爲而聖人之道顧因委棄鬱塞而不得行嗚呼此其弊也非一日之積矣余於是蓋重歎之也

自建昌州還經行廬山下記

八月余自京還九月以事行郡境二日泛左蠡揚瀾至都昌縣四日由都昌出彭蠡過飄搖沙宿蘆潭五日至建昌州七

日回至蘆潭北風作舟逆風不可行八日復至建昌九日舍舟取陸而還是日宿德安縣十日發德安西北行三十里至廬山下訪湯泉湯泉在路南距山陟不半里甃石爲池者五南一池極熱手不可探北四池水稍溫人往往入其中浴然皆作硫黃臭余舊聞凡湯泉下必有硫黃惟驪山下者乃是礬也礬毒石本草云性熱入水水不冰蠶食而肥鼠食而死也又數里過醉石觀陶靖節故居其地栗里也地屬星子縣而星子在晉爲彭澤縣觀已廢惟有大石亘澗中石上隱然有人卧形相傳靖節醉即卧此石上也按史靖節爲彭澤令督郵行縣吏白當束帶見之靖節不肯折腰小兒遂解官賦歸去來辭而歸義熙三年也是歲劉裕實殺劉仲文將移晉祚陶氏世爲晉臣義不事二姓故托爲之辭以去若將以微

罪行耳梁昭明謂恥復屈身異代要爲得其心夫豈以一督郵爲此悻悻乎靖節既歸益放情於酒人知其樂於酒而固莫窺其所以然也或云觀南諸山即其詩所謂悠然見南山者也其旁居民多陶姓云是靖節後又數里爲簡寂觀觀亦不存簡寂者陸修靜謚慧遠法師之結白蓮社也同社者十八人陶靖節陸修靜皆與焉遠公居東林在廬山北靖節修靜嘗訪之東林之近有虎溪遠誓不過溪或過溪虎輒鳴及送二人不覺過虎溪皆大笑世故相傳爲三笑圖或曰慧遠卒於晉義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修靜歿於宋元徽五年丙辰年七十二丙辰相去六十載推而上之修靜生義熙四年丁未慧遠亡時修靜纔十歲爾至宋元嘉末修靜始來廬山時遠公亡且三十餘年靖節死亦二十餘年矣安得所謂

三笑乎或曰晉蓋有兩修靜也自蘇長公作三笑圖贊而黃太史以此三人實之蒲傳正劉巨濟晁無咎之流皆有所述陳舜俞廬山記其說亦與太史同此其是非固未決者也又循山下西北行未至郡治二十里爲歸宗寺在金輪峯下山勢方凝然忽石峯從山腰拔起如卓筆高與山齊峯頂有舍利塔俗呼爲耶舍塔釋氏書云佛滅度後所遺舍利八萬四千散在人世龍宮皆貯以金瓶寶篋建塔藏焉東晉時耶舍尊者自西域奉舍利來八萬四千之一也於此建塔塔高若千尺范鐵爲之外包以石峯峭峻鐵石重人力不可施皆運神通力致之俗故呼爲耶舍塔耶舍亦與遠公社嘗舉如意無言以示遠遠不悟即拂衣去是時禪學未入中國而兆則已此見矣耶舍之去逕上紫霄峯紫霄又在金輪東也寺相

傳爲右軍故宅有池水色黑曰墨池羲之之所洗墨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蹟豈信然耶今臨川郡城東有墨池南豐曾氏爲記蓋深疑之以謂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意于山水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耶余謂以彼之可疑則此之不足信非耶宋元豐間真淨文禪師住歸宗時濂溪周先生自南康歸老九江黃太史以書勸先生與之游甚力以故先生數數至歸宗因結青松社若以踵白蓮社者又名寺左之溪曰鸞溪以擬虎溪其事爲釋氏所傳世皆爲先生實傳聖賢千載不傳之統豈其有取於佛氏之徒而願從之遊甚者又謂濂溪之學受於壽巖佛者此又厚誣吾先哲者也余以爲不然大賢君子於其道既有得矣其於形迹未嘗以爲累也況



先生之高致如光風霽月初無凝滯固執奚必深辯之耶及淳熙中應庵華禪師繼主歸宗朱夫子時爲郡亦嘗與之遊華公蓋臨濟正傳於大慧爲適孫歸宗雖非巨刹以屢爲名僧所居號天下歸宗今寺亦廢故基爲樹所蒙蔽不可入余徘徊鸞溪上甚久日已暮遂復行數里宿開先寺明日乃還

南康六老堂記

彭蠡之上有山巍然而起凝然而止者曰廬山禹貢所謂敷淺原也後世匡俗結廬居之故名廬阜或云古有匡先生隱其上故復名匡廬而世又稱之爲廬山也蓋自崑崙分支南爲衡嶽以作鎮荆楚既又分支者二東南爲五嶺而東北爲廬山山之延袤非甚廣也凝峙非極高也而扶輿旁薄之氣來之悠遠聚之頓特鍾英精粹結體巉峭故望重於世昔人

以衡廬並稱之然其陰土燥石枯岡阜並出以扼大江東來之勢是爲九江其陽則千巖萬壑土水秀潤是爲南康當山之西來也其勢方崇而遽止爲峯者五嶄然雄絕爲五老峯五老之麓散爲羣岡皆蜿蜒南行二十里前臨彭蠡乃止其中一岡所止獨稍後南康郡治在焉即郡治而望之其左旁諸岡遡流前揖而右抱狀若城郭五老列其後如屏嶂然相傳郡故濱湖爲治其徙置今所實始於考亭先生朱文公先生以淳熙六年來爲守八年乃去官二年之間政效大著其遺愛之在人餘蹟之在物距今二百年故未泯也先生之去後人尊賢尚德之意無所表見乃作堂於廳事之東偏名之曰六老蓋以先生配五老而爲六也嗚呼自天地開闢即有茲峯而南康由軍爲路由路爲府前後爲守者不知幾何人

而後人獨以先生與諸峯並稱是區區者誰實使之故嘗聞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至於孔子乃集其大成孔子一再傳爲曾子子思孟子而遂絕周子二程子復續其傳而道以南至于朱子又集其大成朱子之道所謂窮天地亘古今而永長存者以之配茲峯而爲稱固出於人心之實見非偶然也夫何十年以來兵火洊臻郡治廢毀久不加理禕來同知府事乃請于行中書省得屬州民屋之沒官者五楹間建於廳事之後因仍以六老之名名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固亦承學區區之志也是役也前知府呂侯明今知府孟侯欽及通判羅君順理經歷徐君泰知事姬君權皆協力贊成之元年歲丁未夏四月十三日則成之年月日也

### 樗隱記

清江胡居敬先生世家渝水之南天柱峯之下先廬毀於兵燹者一紀矣頃歲乃即其故址作屋以居而名之曰樗隱一日與其友王禕相遇於廬龍山下具以其意告之曰樗隱者吾之託以自志也樗不材木也無所可用是以能終其天年也吾聞之莊周氏云禕聞而疑之曰異哉子之託以自志者何其非類也夫世之所重者材也而樗乃以不材稱材之所貴者用也而樗獨以無用全樗奚足道也先生之起家也爲名進士歷官也爲名御史謂之不材而無用非余所敢知也而欲託於樗以隱稱烏在其爲知類也且莊周氏之論樗也謂不材而無用故得全其天年此尤一曲之談非通論也木之材美者無如楸楠豫章矣苟其產乎深山絕谷之中雖閱百千年匠石不睨也使樗而植根官道之旁曾不拱把其不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二  
天於斧斤也者幾希而謂木之爲樗者天年獨全焉無是理也彼莊周氏者蓋徒悲夫世之人因材以爲累不若不材之爲愈故爲是有激之言然獨不知不材者固亦有時而不免爲尤可悲也夫材既爲人累而不材者又復不得免然則將自處於材不材之間耶曰非然也材不材之間似是而非猶不免乎累者也嗟乎處於材不材之間而猶不免於累則凡可以爲累者獨材之罪哉雖然余也亦嘗聞於莊周氏矣所貴於有道者以能不物於物焉爾不物於物者游乎物之初而物莫能爲之損益也物不能爲之損益矣又奚材不材之論哉今先生之學固內聖外王之道也豈其不出於此乎夫苟出於此矣則其所造者人將孰得而名言之先生矍然曰噫子之疑我者誠是也吾其釋然矣抑子之所聞政吾之所

有事焉者也而子能言之盍書以遺我因以記吾居也遂書之以爲記

### 說學齋記

說學齋者臨川危太朴先生讀書之室也先生間謂禕盍爲我記之嗚呼學非易言也學而至於說尤不易言而禕顧敢僭言之乎辭不獲命則以所嘗聞於儒先君子者爲之說曰學者所以學聖賢之道也聖賢往矣曷從而求其道載籍者聖賢之道之所存也故學聖賢之道者必於載籍而求之載籍之廣非可易求也自三代以上聖人之經漢以來儒者之傳亡慮數十萬言太史氏之紀錄諸子百家之述作抑又過之誠有累世不能通其要窮年不能究其業者而凡聖賢所以繼天開極明德新民立誠定命知類入德先後本末無不

於此乎在焉不學則已苟有志焉可弗博究詳察而致其知乎致其知者思也思則明之於心矣既思矣必見於爲見於爲者行也行則誠之於身矣蓋吾身萬物皆備而吾心又廣大精微無不具焉者也心以思之身以行之思之至則窮理矣行之至則盡性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賢之道如此而已在易乾上艮下之卦其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天在山中心之體也前言往行而多識焉思而明之於心之謂畜其德則行而誠之於身之謂也其象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然則其思也其行也不息體乎乾之剛健悠久合乎艮之篤實輝光明著日新無窮茲非學之極功歟然至於此則無入而不自得矣故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故學而至於自得始足以言說說在於中則油然以克克於中則形於外矣孰得而過之而人亦孰能知之哉豈惟人莫能知之雖已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矣此殆學之成效歟先生德行信於人文章名於世見於外者如此則學而自得於說可知矣禕不佞輒誦所聞如右而質諸先生先生苟以爲然則禕也將圖以自淑其躬云

### 文丞相畫像記

右宋丞相文信公畫像公諱天祥字履善廬陵人年二十以寶祐丙辰擢進士第一咸淳壬申三十有六即致其事不仕德祐元年起知贛州時國事已蹙其歲乙亥帥義師勤王至臨安明年丙子拜右丞相於是宋氏已不國矣又二年戊寅

公在潮州被擒以北留燕四年卒以不屈死至元十九年壬午歲也嗚呼自古人臣秉忠執節以身死國者有之矣然未有盛於公者也觀其從容蹈道忼慨就義天地可易而志不改金石可變而操愈堅其視死如歸誠有非苟然者人孰無死惟死得其所故雖死而不泯公之死有繫於三綱五常爲甚重是可謂能處死矣豈非死得其所者歟嗚呼宋氏有國一用科目以取士當其盛時以道德文章功烈顯榮於世者多矣及其亡也非得一人焉如公者以忠義大節爲之殿三百餘年作人之效不遂終於寥寥乎是則公之所爲死其繫於天下國家固爲尤重而不輕所謂死有重於泰山者是也自予少時讀公吟嘯集及北行日曆具悉其不屈狀後又得其本傳伏讀之知公爲益詳未嘗不感憤歎息以爲忠義大節近世以來無有如公之盛者及來吳中復得識公遺像觀其面目嚴冷生氣肅然向之感憤歎息者於是尤拳拳焉昔歐陽子記王彥章畫像備致希慕之意且謂其所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嗟乎彥章固爲死節矣揆之於公猶有可議者使歐陽子得公死事論次之則其希慕又當何如也嗚呼畫像之存公之不泯雖不繫於此抑百世之下拜公之像有不感憤歎息而希慕焉者尚得爲有人心也哉畫像爲鄧某所造今藏袁泰氏家云

### 崆峒山房記

崆峒山在贛郡城南二十里按寰宇記一名崆山山多林木果實一郡資之雖名崆山而出物倍於他山也山之勢巍峩龍從而其支岡有北出者章貢二水夾之以馳屬於郡治故

堪輿家謂崆山乃郡治地脉之母云劉君宗弼世家郡城西十里其曾大父蒼崖先生乃遷於城中孝義里嘗建精舍曰登雲聚書其中集師友與子弟而講學焉逮其大父伯父皆世以儒學名至宗弼益以其學自奮擢至正辛卯進士第有元顛人之第進士實自宗弼始宗弼之居南望崆峒近在目睫故讀書之室因名曰崆峒山房及出而仕今昭代歷官成均由博士爲司業尋持浙江部使者節所至即以向之名書室者爲所居之扁焉曰吾以志鄉土之思也間嘗俾余爲之記余竊聞之君子之爲學學乎聖賢之道者也聖賢之道成已成物而已矣是故不有以成已則無以立其本不有以成物則無以措諸用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成已之道也及推而至天地位萬物育則成物之道也然自一己以對天下本

未雖殊而非二致由下學而底上達精粗雖異而皆一理故曾子之說自格物致知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子思之言自本諸身以至於建諸天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悖不惑孟子之論自可欲之善有諸己之信以至於不可知之神大抵先後雖有叙始終則無間知之矣而必至之以不止體立矣而用必有以行之聖賢之道如是而已矣今吾宗弼之所學固聖賢之所爲道也方其學之於家也其所受於父師者豈復有外於此哉今也出而用世殆即前日之所學者推之成已成物之效庶幾其可驗矣乎余也於聖賢之道亦固夙有志焉者也自與宗弼定交京師且六年相與議論蓋亦數矣今復舉余所聞以爲言者誠以爲學之道貴乎講貫舉其指要而復言之固所示相好之厚也若夫崆峒之奇勝巖姿壑態朝

夕四時之變足以資人之玩賞則世之工於文辭者當能抽  
祕騁妍而爲之咏歌非余之所能知矣

紫霞滄州樓記

劉崧

昔許仙之祠曰鐵柱觀直豫章闔闔中神居尊嚴深宮高墉  
如在天上然周限通衢雖寸地無容於闢其西廡爲道寮鱗  
次櫛比又市賈區列其前龐雜喧囂特甚於是頤真堂有德  
昭左鍊師今提點玉隆者題其樓曰紫霞滄洲而後是宮之  
元境勝趣翛然迥出乎埃壘之表矣君嘗請於前宣文學士  
周伯溫氏書之而屬余爲之記余來豫章數過左君而登斯  
樓焉樓之位置前與鐵柱亭對峙深廣不踰尋丈而踈明洞  
豁金光玉潔上軼元景下隔煩囂使人飄然有遺世之想則  
君之名斯樓也有以夫夫霞者陽日精氣之所騰而滄洲則

羣仙之所都也陽暎欲升海色嚮曙清華之氣蒸而成文其  
可即而攬之乎彼臺觀風物珍竒盛麗而茫茫海宇去人萬  
里則亦善言仙者之所寓也古精鍊長往之士遠矣千載之  
下雖志氣高朗如太白者猶不能忘情於仙遊之想矧寄迹  
老子法中而嘗遊心於高明之境者乎蓋嘗與君遠引而周  
覽其東則梅仙彩鸞之舊宅其南則龍泉太阿之故墟也其  
北則龍沙之蜿蜒宮亭之浩渺其西則洪崖天寶鸞岡鶴嶺  
之所會而亦旌陽之故宮也其雲霞絢煥朝升而夕燦若旌  
旗之自天而下若神劍之燭天而光發者今猶昔也而洲渚  
島嶼迴泐出沒於帆檣花木之區蛟龍霧雨之鄉凡可玩可  
挹可嬉可遊者將一俯仰而得之軒窓几席之上矣寓言云  
乎哉風清月白之夜子吹簫其上泠然金石之音老仙來歸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二  
視其故宇目滄海之揚塵慨雲霞之變滅將必有鳴飛珮騎  
麟鳳而往來於斯樓者君其俟之

泰和州鄉貢進士題名記

國家增損前代之制以科舉取士至嚴肅也天下歲貢於內  
省者凡三百人各省有定額而州郡無定名示至公也江西  
歲貢止二十二人郡之隸於江西者十有一而吉安爲上郡  
州之隸于郡者十有四泰和其一也泰和舊爲縣衣冠絃歌  
之俗十室而九在宋初咸平迄宋季咸淳具有記進士題名  
者逮我元乃未有錄焉非缺歟粵自延祐甲寅科興至至正  
丙申通十有四科垂五十年由楊景行至某得十人焉或第  
或否或甲或乙或續或絕其姓氏年月咸可考也其始下第  
於春官者止許再試其或授正長以歸者恩例也其後下第

者通得爲正長而鄉試復取額外優等爲諭錄者則又至正  
癸未之新格也科凡八舉而中廢又歷五年而更興興而益  
振而泰和具有人焉豈非盛哉某以晚學實忝斯舉顧題名  
之有序豈陋劣之敢辭謹考摭次第而論於衆曰惟士之所  
以學於家舉於鄉而貢於天子之廷者若是其艱且重也將  
不曰經明行修已乎往者蔚乎其有立矣來者庶源源而有  
繼乎故題名所以識其人也識其人所以重觀考也識而刻  
諸石示久遠也記進士而獨詳於吾州者爲泰和作也

窪泉記

樟洲之東有流泉焉其源發乎桃花洞之奧出洞口與鄧家  
原水合而西行紆徐曲折循古株山之麓以達於樟洲上下  
六七里許率負山而挾田田盤迴兩山間至樟洲始衍夷而



平曠疇壟彌望水下激成崖深行地中故田若益高水若益下耕者俯臨之不能致昔有備旱潦者築巨堰塌其衝以消息之堰高與田等隱若束峽春雨時止水灑灑交田面截奔蓄深溢流下飛久之浮壤漂滌地骨山露陂陀盤辟輪困突兀中路兩崖直堰之下其廣可數畝而土礫磔磔若棄地然每秋高氣澄漲落潦縮泉一線穿襲土絡間日刮月磨遞成盤窟深者若井淺者若臼圓者若盤杆虛者如鼎鑊旋轉如碾渦敲瀉若瓴甌鏘然有聲悠然下赴乃交注土磧之兩腋磧墮而旁垂穹窿搜抉捲若象鼻獨盤屹而中峙其左則抵突而漫頂珠跳雪濺煦沫騰沸其右則投間懸絕若銀綆瓊刀飄風射虛以合注於磧下之大窪而聚焉廣可三尺餘從五尺深如從之數而加二腹洞吻呿若敲甕然四圍周環高

擬壁壘其土堅密近於石者表黎黑而中黃黃蠟黎鐵塗以青蒼雜以駢赤赤者朱殷白者凝脂湍激波撞下空旁隙爲燕窠爲蜂戶爲蟻垤爲羊胃爲穀紋爲錦綺爲金鎖甲爲鍾乳滑潤磊砢嵌巖燦爛不可名狀其底瑩徹絕泥滓白沙錦石填壅其中水旋於窪若走敵赴抃然乃折而蛇行渟狀爲坎者再又西北行循州之陰以出黃塘之右蓋由是趨白家橋歷石岡之陽遂北入章江矣泉初未有奇之者歲丁未六月夏余弟埜始與其客丘弘道步於其東原寓舍之西嶺尋幽而得之欣然以爲奇謂當與吾二兄者游而紀之明日余兄子中與余俱來因往觀之方循崖步嬉已翛然有濠濮間意及注視水鏡溶溶若空乃解冠振衣浴於大窪時暑溽方蘊水落崖半時時小魚跳擲空明仰捫絕壁不見日影笑語

響答如在盎中四人者蓋樂而忘歸焉余弟楚爲余言始來游時蓋探足而復却者數四毛髮森豎有戒心焉弘道又言其下有小窪深可沒脰而弗之及意或有神物居之蓋不可知也余以爲是泉之出也久矣有灌注流演之利無機械激決之勞徒爲巖谷之所掩伏草莽之所蒙翳蛇蟲魚鳥牛馬之所憑聚而飲踐宜過者掉臂不顧也然堰之防之遏抑沮尼使不得遂其安流邁往之志乃委伏頓折匿迹於幽遐寂寞之濱至哀鳴怒號漂觸沙石而不已亦可悲矣抑古者窪尊而抔飲茲泉合尊壘之體有窪之義焉請名之曰窪泉且將作亭其上余兄弟日與賓客游咏於斯以滌其壅滯廓其清明而庶幾相忘於太古淳龐之理不亦可乎余友有郭約者方學稼於是洲之陰而未嘗一目斯泉之迹豈固忽於近者因爲記以告之使知斯泉之勝由余兄弟而得而余四人之遊亦斯泉之幸會也歟

北巖禱雨記

北巖在武山禮斗石下最陰寒中空洞如屋有泉注焉其東西南三面皆峭壁惟北向可眺望相傳古陶皮二仙人修煉之所唐曉了禪師亦嘗憩焉或名曰觀音巖有石像石爐敲傾其中不知創自何時近歲遭兵亂草木蒙翳豺虎入宅人迹罕至洪武二年夏不雨踰月民走壇廟至迎龍湫潭越數十百里外咸不應南溪士族有蕭君鵬舉獨愬而憫焉乃詢父老往時禱雨故事或以北巖告者君曰然即齋戒出宿三日以俟命以六月戊辰具薌幣潔粢醴望巖而行且行且拜進至巖下鄉民間而來會者復數十百人將事既畢始下巖

西漢志 卷一百六十二 三  
隧望見雲氣自西南稍稍來合雨數點灑浙過將抵廟山復  
有黑雲如車蓋起巖上會疾風引而西雨驟下如注禱者咸  
俯伏山下眉髮沾浹衣巾淋漓泥潦中不敢去自午達申不  
止明日山下田隴間水潦交流塍路漫不可辨禾鮮翠挺挺  
起立丁丑復雨歲以大稔君則曰繫仙靈之賜不可不報乃  
八月辛未相率翦綵爲金幣爲幡幢復結草爲車輿亭臺作  
鼓吹以報侑之又明日合錢爲牲酒賽田神因以勞賞從事  
者無不歡欣醉飽感謝明賜君獨歎然若不能以自致者余  
時留館中見其報之之勤而益信其祈之之懇也又聞自蕭  
氏之禱既應凡四境皆望走即無不獲雨者夫位無崇卑事  
無大小惟至誠可以貫金石通天地由是觀之則凡有民社  
之寄而諉曰非其責可乎或者不知盡已顧乃屑屑焉以求  
媚於虛無靈怪之末則亦過矣作北巖禱雨記

### 世綵堂記

世綵有堂萬安百嘉李朝玉氏之所作也後若干年其子永  
道始來求文以爲記其言曰昔我先人之事吾祖母劉也當  
有元至正己丑間吾祖母年九十有五吾父年七十有三吾  
祖母凡三膺高年恩帛之賜先人築堂以世綵名之上以侈  
君之寵下以榮親之遇焉不幸吾祖母與吾父相繼逝而堂  
亦燬子惟哀斯堂之不得以永存而痛先人之志不得以白  
於後也嘗營故址而復揭之庶幾吾先人之志哉先生幸賜  
文以勗之吾子孫將永有嘉賴焉余惟自昔高年束帛之賜  
侈矣而皆出自上命非人子之所得私覲而倖致之者也然  
有可得而盡吾心者焉何也昔老萊子之孝養其親也年已

七十矣身著五綵斑斕之衣戲於親側欲親之喜其意豈不以吾之方孩也吾親嘗悅而愛之至爲之衣綵以爲戲今不惟吾親之既耄顧吾昔之幼而壯壯而老亦繼及之矣吾親視吾之及於老也寧有不動其心而傷其懷哉於是爲之戲綵爲之匍匐而啼使吾親忘已之老而爲之悅焉推是心也則凡可以致其親之悅者宜無所不用其情矣詩曰乃生男子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夫親之所以愛其子者其始固若是其至也則子之所以事其親者可不致謹於衣服之間以著吾悅親之誠哉禮有之父母存衣冠不純素夫純者緣也父母存而冠衣之緣或素是以不祥之服事其親也以不祥之服事其親豈悅親之道哉綵飾之小者猶且不可而況於身之所衣者乎知緣之素不可以事其親則凡衣綵以悅其親者宜天下人子之心之所同欲者矣且李氏之先多壽考長者其名堂以世綵則朝玉始朝玉固將以示其後之世也今由永道而視其子若孫又三世矣則世綵者豈非李氏子孫之所當盡其心者乎使後朝玉而興者皆知悅親以盡其情焉則由是引年以上膺自天之寵者又豈有窮已哉或曰世綵名堂本宋中丞廖剛之所名也當時諫議陳公與天下賢士歌詠之朝廷嘉之何李氏之更蹈而旁襲也余曰不然凡孝子之欲世其綵以悅其親者皆然也亦皆人之親之所願樂而見之者也豈廖氏得而專美哉是爲李氏世綵堂記

武山義塾記

塾者何所以教於家者也塾而謂之義者何將推其教於家者以教其鄉人之子弟也義塾而名以武山者何所以著其

鄉之望也自學校廢而師道無所統於上乃有往教以瀆其  
分者矣贅信廢而弟子之職無所修於下乃有棄禮而隳其  
業者矣夫一畝之宮十脰之修若甚微且薄也而其廢舉存  
亡之機有關於人心世教甚大且重也如此可不謹哉國家  
稽古崇文內建監學以教京師外設學校於郡縣以教天下  
其鄉社之遠而不能自達于郡縣之學者又爲之度地量數  
俾各社各師生以廣其教焉法可謂至備矣然而遠近異勢  
公私異宜三尺童子卒然起草野間耳目眩愕曾東西之莫  
辨而有司急於奉承不擇可否一槩驅而納之防範設率之  
中又從而束縛之馳驟之民乃有抑子弟焚筆硯易業爲工  
技爲商賈遑遑然望學舍畏而去之者矣朝廷知其然乃即  
凡社師之遠而在鄉者悉罷之而聽民之自便夫謂之自便

則其學與否一聽其自爲而不復以官府律之德至渥也或  
者不察其意遂使深山長谷雖人烟輻輳而雞犬聲聞者亦  
罷止之迄十百里目不覩青衿之飾耳不聞絃歌之聲豈理  
也哉前國子學錄蕭君子所才敏而志逸自少時已遊學四  
方嘗讀書武山入天朝以洪武四年用詩經登上第太學官  
俾分教公侯卿大夫士子弟之後而秀者既三年而其親且  
老矣君慨然力丐歸侍諸公貴人憐之凡三四上乃得請及  
歸也其鄉人子弟嘗習君之學之素而尤慕君昔之教太學  
有成也乃相率具贄修弟子禮日于于然以闖其門君拒之  
不可則相與謀結茅以從而風雨寒暑卒未有爲之備者明  
日里之士蕭君鵬舉聞之欣然曰是義舉也我不可無以倡  
之乃即君之居傍相地之可宅與田之可耕適得若干畝于

汶溪丞書諸券而歸之俾有以爲教養之地又明日廬陵王伯衢兄弟聞而躋之又爲之助山木穀粟若干俾相其役越明年庀工告成其徒某等相與落成之君即以前在監學時得今翰林承旨宋公所爲書扁刻而揭之而具狀介其友鍾舉善來請記書塾在武山之西十里即所謂汶溪者山明水秀負艮而面坤爲屋凡若干高深廣各若干中爲正堂朔望率弟子員行鄉飲禮讀法講肄之所其旁以栖來學人前爲正門門外爲橫道道東西榜以攀桂凡槐柏桂竹榆柳之屬皆羅植而周列之其始終相成之者則蕭學文也

南豐縣治記

王澄

南豐自陞州幾百年州之賦爲石不過萬四千戶不滿三萬雖曰州其實邑也然民頗知服農畝僅以衣食自給歷年既

久生齒日滋村落綿亘邑屋櫛比民不知兵歲在壬辰兵革忽起間井焚蕩越六年壽光裴侯彥直來守視事二年而譙樓始克復舊已已秋八月閩人受攻急乃以偏衆來侵州爲緩師之計樓復燬官舍內外蕩然惟儀門獨存吏即之以爲治事之所明年正月漢陽程侯瑞來莅事徬徨顧視因諭於衆曰凡官守所以出政令督賦斂以理乎民也不謀更始曷稱具瞻乃捐已資市材於素產之地揆日鳩徒首創公署其左幕長之司其右更衣之次列兩廡爲吏舍不三月落成繼治其後爲步廊如前之制又明年作後堂橫敞洞達比舊制又亢爽是歲冬即樓之故基增築更甃高廣堅緻乃爲樓重簷復棟壯麗有加於前於是聽政有所宴休有齋譙樓下漏以警昏昕邦人稚耄易其觀聽莫不曰吾儕小人徒聞斧斤

之聲而不知財之所自出力役之交作而民不知告勞是孰使之然哉先是凡州有造作有司稽其版籍之奇贏吏胥並緣為奸以甲移乙民罹其害不可勝言今侯不資於民孳孳焉不遑朝夕視之若樹已業欲以傳之子孫然其用心為何如哉侯為政廉謹不以一毫之私自黷凌晨治事日晏方罷隨事剖析庭無留訟他如飾館舍創郵亭造浮梁以便涉新坊巷之顏文廟醫學漫漶者增以鮮朽腐者易以堅不怠之役未嘗妄興威行愛立政清事舉可為循吏也已宜書

灞峯祠堂記

貝瓊

一氣既裂而有文其所以開物成務莫備於四聖人之易故為五經之宗自孟子沒歷漢至魏講易如王輔嗣者固未盡其旨宋周子得穆伯長之傳而太極圖通書作焉後二程洎

邵子張子繼興故有皇極經世與正蒙之書蓋皆本諸易而為之也然邵子則兼乎數張子則專乎理所謂殊塗而同歸者余嘗求之正蒙十七篇首太和參兩以闡造化之微次天道神化以推聖人之至若動物以下諸篇無非發端以示人雖或失之深刻間與易有不合觀其約而博精而實則孟子以來與周程之說相為表裏而辨釋老之謬妄者此書為多考亭朱子於太極通書西銘有註其餘則未暇及也番陽沈毅齋先生因為正蒙解以備朱子之未備而王禘樂器乾稱猶缺元德興丞上饒鄭君復初補其三篇新安胡公雲峯序之亦既行於世矣及聞南昌灞峯朱先生者深求邵子內聖外王之學既老著書凡易說禮說皆發前人所未發至於正蒙且病其難而釋之豈亦采毅齋所註而損益之歟嘗欲購

求定本以觀其異同得失時猶闕而未出洪武七年秋子善來京師試補南昌文學學掾獲見於成均因出所述灞峯行實始末示余復求記其灞峯之祠焉按灞峯爲洞雲處士之子初洞雲兄弟四人長雪澗次碧泉月澗而洞雲最少雪澗以文章顯於時洞雲與之齊名灞峯又純正而弘博其著述雖世無知者將待子雲於他日矣嘗命善集其所纂而繼終其未成者善亦克承其志且建祠奉之上推灞峯之意而及其祖洞雲處士與伯祖雪澗以明其傳之所自來可謂能子矣嗚呼易在造化固無言也而聖人言之逮世降俗媮人心益晦邪說日滋非有卓然立言之君子會一心於古今則弘通易簡之法仁義中正之歸不亦隱乎此諸子之功爲甚大余不得不歷稱之也抑張子既出正蒙以授門人且曰其觸類而長之吾固有望于後之學者毅齋爲能發張子之蘊矣若灞峯究先天之學而餘力及此益見理愈索而無窮所造何可及哉祠之於鄉既合於理而善復不墜其業有光於雪澗洞雲尤足嘉者故爲記俾刻諸壁云

撫州府學應門記

揭軌

禮莫大於分昔者先王議禮制度所以明君臣之義正朝廷之禮定宗廟之制也君臣之義明朝廷之禮正宗廟之制定則大經明於上而教化行於下矣況學校者教化之所自出君子爲禮以教天下孰有先於學校者哉撫州孔子廟本晉王右軍故宅有墨池在焉唐刺史危全諷所立廟庭之南爲重屋則端平度御書之閣然非制也爲郡者昧於大經莫之改作洪武二十有二年閩海潘至善以地官小司徒之屬來



守是邦侯清忠以法吏寬惠以愛民謂為政所急者莫先於  
典禮明年二月丁酉祀事既修侯端冕以入祭于廟既祭惕  
然曰深惟歷代褒崇之典未有尊於孔子禮樂文章上同三  
代之王故宮廟之制亦倣而依之不得有異今廟庭之南不  
立王者之門而為重屋豈天子議禮制度考文之意哉吾為  
政於此大懼無以稱上意撤而更之吾之責也退與博士諸  
生考古之制皆曰周制王之正門曰應門觀春秋所載魯立  
雉門衛立庫門諸侯之國未聞立應門者則應門者王者之  
門也立應門于孔子廟庭尊聖人以王者之禮也孰曰不然  
於是徵工僦功改作正門於廟庭之南東西七間凡二十八  
楹總其木石良材之用八百堅甃之用五萬五千應門既立  
列戟於廟庭從王制也然後周視學宮上棟下宇之撓折者

易之右戚左干之破缺者治之黝堊丹漆之漫漶不鮮者則  
加以繪藻是役也民不知勞工以用勸經始于二月丁未落  
成於十一月壬子於是釋菜於夫子禮成訓導危琬以新作  
應門來告願刻金石臨川自南渡以來守臣之智不及此未  
有能更之者而始正於今日豈非有待於明禮君子乎應門  
之立也有以見典禮行而王制定道德一而風俗同其所係  
豈不大哉吾黨小子仰宮牆之高瞻廟庭之美得以由乎禮  
門義路使成德達才卓然特出為明時之用然後有以副天  
子取士之意不負潘侯興學之心矣故於應門之成也刻辭  
於石永著終古

拜虎岡記

陳善

包實夫瀘溪人也世業儒魯伯先生其父焉明經力學事親

惟謹嘗以文行著於鄉故爲受業者所賓禮洪武元年館於邑之太常里是冬歸省而復之焉由故塗至厚嶰忽值一虎突其前實夫進退莫能避虎如伏狀類拜者徐起銜其衣之左腋曳之行實夫隨其往至林莽中虎釋而蹲實夫亦對而踞乃語之曰汝虎也爾得無啗吾肉殮於汝吾復何憾然吾二親俱七十餘汝能容吾畢其養乎吾肉苟虎食終還於汝也虎乃起曳其衣裾復至故處舍而去嗟乎虎惡獸也何人心之有惟其父子之仁耳故人之遇虎鮮有得生者然獸之仁由人以感之況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實夫遇虎而不傷正色以待之豈非視生之如寄死之如歸歟抑孝弟之至而有神明祐之歟則物吾與也孰無人心之謂哉予故傳其事以爲事親者勸

贛郡靈山廟祀記

陳繼先

贛郡城東北有靈山廟凡大札大裁禴禳祠禱焉以神司善惡之應也廟創於後唐應順間迄今四百餘年民事神如祀其先地本贛陸氏所居故址有陸平遠者雅誦道家書雖寢食弗輟有異人造焉善相其地之宜謂其居弗利因爲厭之迺搏土肖像以遺俾祀焉授以神水愈厲疾因忽不見由是靈異日著周顯德中祠增創崇麗若帝者居陸氏子孫甚夥世掌祠祀弗替歲時則合其族以展時祀以盡敦睦之道祠宇或遭兵燹頽圯陸氏暨贛人先營之不敢後祀事載麗牲石歷歷可考洪武乙丑平遠之裔孫陸仲車氏以進士拜監察御史與予同寮道其事頗悉謂贛人事神且久至我朝始登祀典歲則官致牲幣行禮祠下益敬以虔民心翕然嚮仰

祠宇之撓蠹低壓族之良者復鳩衆力完舊而圖新之殿堂  
門廡黝堊丹漆光溢人目而未有記宜書于石俾來者罔敢  
墜厥緒既而其兄仲行又以狀來請予辭不可祭法曰聖王  
之制祭祀也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神非能禦  
菑捍患乎不然民之敬神何若是其至也況善惡之報神實  
司之豈徒疾病行禱而已所以陰翊王度潛淑人心於不言  
之表尤非細故則神之載祀典固非苟然矣嗚呼天典民彝  
既壞人心之存或因於神譬有人焉行如盜跖衣裳冠冕所  
不能化刀鋸鈇鉞所不能怵父兄師友所不能導一旦過祠  
則俛首喪氣蕭然如不勝衣若神之臨乎其上改行不敢爲  
非義者有之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理豈二乎哉誠  
使贛人因事神以啓敬畏鄉有父老率先子弟修其操履行  
誼質諸鬼神而無愧神之聽之將福之佑之不暇況有大札  
大裁之禱乎此朝廷事神治民之典所以錫福於贛人者在  
是陸氏世萬子孫沐神之貺亦寧有已哉迺作迎享送神之  
曲俾歌以祀焉辭曰陳瑶席兮湛清醑繽紛兮靈起塗風  
爲馬兮雲爲車胡之弓兮秦之盧繡衣濯濯兮龍文裾流蘇  
高張兮紅氍毹戈甲生火兮神兵趨傀形殊貌兮聲醜醜倏  
而來兮忽而徂佑我民兮矢弗渝梗神化兮神所屠羌好修  
兮神所譽我民報祀兮無怠厥初

重修陶母墓記

張九韶

陶母墓者自昔相傳爲晉太尉長沙桓公陶侃母湛氏之葬  
也按淦縣志湛氏本縣人墓在縣之東北寰宇記亦載湛氏  
墓在新淦縣東北百步則今縣治東北慈訓坊有墓是也縣

志又云南唐徐鍇嘗爲作記今其文不存宋慶曆中吳中復爲宰于此亦嘗序其事以爲墓舊有亭後廢唐大曆中有碑亦廢則是昔人固以墓爲真跡矣然臨江未治郡之先新淦屬廬陵治在今清江鎮之東南二十里有山曰紫淦淦水出其下縣之得名以此隋開皇間李子樂爲新淦令以縣去郡遠請于朝始遷今之治所以墓之葬縣未遷或者又謂墓在新淦之舊縣則今之清江鎮新興觀前江岸水齧故址不存蓋不可得而考矣姑即今墓所在而言之是墓也當闡闡之間直衢道之左其地縱廣可二尋有半舊有亭而無扃鐃且湫陋弗稱甚非所以安體魄也洪武乙巳春嘉禾楊子山來宰是邑曾未期年庶事以理一日過墓所仰而眎之則棟宇傾頽而瓦礫穿漏也俯而眎之則甃砌缺裂而蕪穢空集也歸語同僚曰爲政之道當以樹教爲先務且以陶母之賢而葬于此宜後人有所企慕而興起焉者矣今其亭宇凜然而將壓可不及吾世而一新之乎于是捐已資購工聚材撤其舊而新之爲屋十楹護以欄檻級以石階又累甃增培其墓而牆其四周且加堊焉經始于歲之庚午八月壬申訖工于其年冬之甲子費不及民而民大和悅相與礱石以記其事而請文于余余謂陶母之賢其行實載于傳記者人皆得而知之也爲政者誠能以風化爲教人之急務使世之爲母者如湛氏之能教其子則國何患乎無人材之用而天下之事惡有不理者哉然則是舉也其有關於世教不亦大乎請以是爲記

袁州重建衛治記

譚九齡

皇明誕膺天命撫有海宇神武之功超邁千古四方既平爰定兵制以馭內外京師天下之首也既設重兵以固基本郡縣手足也凡形勝衝要之地亦置兵控制使大小相維中外相應臨事調用則綱張目舉有條不紊所以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而定千萬世之鴻業也袁居江西上游連接湖廣自昔爲藩郡歲丙午始命歐文顯爲僉事開衛置司俾十有二千戶所隸焉明年千戶韋富以功陞僉事繼陞副使時征討方殷公署未立洪武改元韋侯始建公宇治事而一時權宜未盡如制三年朝廷以天下大定論賞功臣韋擢陞同知而淮西王侯仍濟寧馬侯英來領衛事二侯久歷兵務至則議新政令而舊所隸兵悉分代閩建惟千戶王用所轄千人存焉會朝廷籍兵士之餘丁義屬者爲兵二侯閱其壯勇者二千

人以聞明年命下增設千戶百戶等以率之併舊兵分爲左右中三千戶所自是兵勢益勝迺新政令增城浚濠築飛樓營串房立屯田造輕舸凡戰守之具靡不畢舉暇則引士卒躬訓練旌旗衣甲煥然改觀方議公署而湖南柳桂峒民弗靖有旨命王侯領南昌撫州永衛及袁之兵討平之師方旋而南康復有以妖言構亂者馬侯承命往征之侯善用人獲其渠魁餘黨就解五年宜春侯黃公奉命征辰沅五溪蠻王侯復行侯前詢知溪峒之俗設策掩擊之以故東西千里烟塵廓清年穀屢稔士飽而馬騰二侯乃謀曰國家以閩任分委將帥以宣威德而鎮方面也今公宇湫隘弗稱觀瞻宜改作焉迺命鳩工選材分職任事因以舊規而增廣之中爲治事之堂堂之旁爲贊政之幕後爲重堂以備籌策最後爲旗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一  
五  
燾廟以奉軍牙之神廟之側神廚神庫宰牲池在焉治事之前翼兩廡以分六曹前設儀門外爲曹門門內左爲鎮撫廳右爲屋四楹以備僚屬之居自堂及門合用之室無不備梁棟戶牖丹雘輝煌光彩耀目來者肅容經始于七年四月落成于十有一月工用之費皆二侯捐俸以給之分職田所入以膳之作而不書何以示將來遂伐石以記

醴溪記

梁寅

醴溪在蒙山之陽十五里其南北皆連山水貫流其中北山之西曰堵山其次曰菰峯又次曰紫雲峯其下爲靈峯寺正北有三峯森立尤竒秀其東曰神峯吳將軍之祠在焉又東有岡迴抱曰鍊岡其南山之西曰石門兩峯對峙巨石如虎蹲其次曰大金峯大金峯而下綿亘若屏然至其盡處與鍊

岡對中有圓阜突出水上兩山御之若龍之爭珠者居人名之曰珠堆當石門之下爲松池泉出其間竇如井者三四其味最甘釀之以爲酒醇醱異於常以爲糜雖白粲而上凝赤色食之若飴蓋泉之尤美者也其下流爲溪演迤東注溉田可五六十頃居溪之陽凡百餘家而吳姓者十之八九世耕且學多淳質故不徙其業不輕去其鄉予家在菰峯之陽松溪之上曾大父繇分宜之湖澤臺而徙於是里之名舊曰裏收長老相傳云里之田極膏腴歲常豐收故古以是爲名而其爲士者或名之曰裏溪予以溪之泉甘如醴故又更名醴溪云嘗觀夫民戴仁而履義負陰而抱陽其生一也而其水土之異則質性亦殊是以君子慎其習焉吾里之俗淳厚且多秀異之士固地氣然也使居是里者父飭其子長率其幼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一  
去華侈之尚守勤儉之規革狼悖之性崇禮遜之美以是溪  
爲仁里而人皆有士行顧不係於習哉吾將見後來之才俊  
益多而地靈之所鍾未艾也故記其山水之槩以示里之子  
弟使知有所本且有所勵是亦善風俗之意哉

### 凝室記

余爲草堂於石門之下菰峯之陽其中室南嚮而虛明日宴  
坐於是以觀萬物之理以稽千載之故愛是室之能佚余而  
不受夫世好之汨也因字之曰凝室或覩而笑之以爲怪則  
從而析之曰凝之言定也聚也成也在古有訓曰凝於道德  
之修也曰凝於神志之顛也觀是室之前肇於鴻蒙而成於  
富媪者山之凝也䟽於開闢而豬爲淵池者水之凝也雨露  
以萌之風霜以凌之草木之凝也巖谷以洩之叢翳以結之

雲靄之凝也當舒霽之時臯隰光華而巘嶸綺麗陽暉之凝  
也吾頤性乎吾室閱元而貞究剝而復其外廓然以寂而其  
中夷然以寧凡世之得若失也榮若辱也忻若戚也歌若呻  
也登若墜也抗若抑也概乎勿以滓吾之靈臺吾事吾天君  
吾官效職百爲循序群邪退黜至正默守譬之寥寥之鄉老  
而休者遨遊嬉戲狀如小兒於市井之紛華恬然而莫知也  
斯非所謂凝其志而逃其累者乎或曰凝子之志其槁木矣  
其石人矣答曰動非無靜靜爲動本靜非無動動爲靜應周  
子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吾之凝其志主乎靜焉爾而  
謂其能不動也哉余既以是記之牆間將乞書其額於劉君  
仲修而懼其亦以爲凝也故錄以告之

### 寒泉琴記

清江蕭氏德章蓄古琴三一日玲瓏一日廣寒秋而其曰寒泉者乃其最所珍愛者也德章之舅氏新昌胡君鼎實號元陽先生博物君子也少壯時久宦留燕都縉紳多與之遊迨今朝徵用爲尚賓館大使君精於數學解音律而尤好琴時時以鼓琴侍上上甚重焉及奉詔求賢南粵道過清江以寒泉之琴遺德章余比嘗過之出示其三琴因拂拭寒泉爲余鼓杏壇之操余雖不解音而聽之洋洋然知其聲之清妙而其製之異於今人也余嘗謂琴之見重於君子者非徒以其鏗鏘而已也蓋琴與瑟配異於衆樂而列之堂上其聲平和而非怨悲也其調雅淡而非繁促也其曲皆祖乎聖賢以之寫心暢情而非荒耽鄙俚之辭也故善琴者必其入之心體廣大志慮沖遠矚然於塵滓之外超然于聲利之表故其本

之於心發之於指莫非大音之妙也舜之解慍阜財文王之處險如夷仲尼之樂天知命皆藉是物以陶其憂思而已爾余在京師聞諸趙翰林之孫彥貞曰吾大父有松雪之號者蓋其所珍之琴曰松雪故以名齋也今德章愛是琴亦將結茅爲亭而日鼓琴其中于以養心于以娛客若然者非唯曰彰舅氏之賜也蓋心得其養則衆欲不萌萬物不干欲爲賢人君子此其一助也因爲之歌曰寒泉兮泠泠韶護之遺兮澗谷之聲寒泉兮瑟瑟以潔吾心兮以浴吾德山中朝夕兮唯泉之聞乎耀七絃兮目睇白雲心悠然兮寡所親空桑奏兮遐思乎古人夫古之所謂琴曲者亦莫非目之所觸心之所感形之辭而著之聲也德章於爲學之暇靜處之時心如泉渟慮若冰釋必有以復見文王尼父者蓋於是而得之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二  
叢桂軒記

徐氏世爲臨江著姓其居叢桂坊則尤著者也徐君東璧憫其故居之燬結茅爲堂取坊之名以名其軒郡人梁寅爲之記曰叢桂徐氏號稱文學家而其顯者莫顯於西園先生在西園先生在西園之兄首擢進士第至淳熙中西園又暨長子全升焉開禧之初其次子又繼焉前後之舉姓名相耀甲乙之第長幼並列時以爲難而後莫之及叢桂之名坊者以是也西園雖爲名進士而恒薄簪組之榮耽林園之趣閑居著書恥于躁進惟其祿利之約於己是以福澤之行於後比之叢桂宜其植根之固而垂蔭之繁也東璧西園之曾孫也而能念嘉樹之如存思封殖之不倦當世異事殊不以紛華爲心而以栖遲爲樂訓飭其子孫於一門之內自爲師友亦猶夫前人比之叢桂又宜其植之相繼而蔭之不衰也寅聞之古語一歲種之以穀十歲種之以木百歲種之以德君之家繇叢桂以來二百餘歲矣而繼繼繩繩代有其人保其宅址猶昔也食其田疇猶昔也繇是而讀其遺書紹其清風又豈不如昔也哉君之子若孫固宜思夫昔之時雖殊也而此德不殊年雖易也而此心不易昔之福祿固可期之也况叢桂之植而期之十歲之後豈不猶易哉以坊之名而名軒吾知君之望於後人者意至切也西園諱得之其兄諱夢莘其二子曰筠曰天麟

梁氏書莊記

余山巖之士少好文籍迨乎中年稽古益久窺道頗的則又因多暇而好論著夫躬行之士不務於立言然恥沒世而無

聞亦往往藉是今朝之初共承明詔陪諸縉紳議禮制獲觀  
太常所藏書迨歸田野十五六年之間索居無所爲因思託  
之言以傳來世前讀程朱易以其釋經意殊乃融會二家合  
以爲一謂之易參義於讀春秋也病傳之言異褒貶或過乃  
因朱子之言唯論事之得失謂之春秋考義及歸老之後於  
書也以蔡氏傳之詳明而姑釋其畧謂之書纂義於禮記也  
以其多駁雜唯取格言以類而分謂之類禮於周官也芟剔  
其註使其明暢謂之周禮考註於詩也因朱子之傳演其義  
而申之謂之詩演義又稽之經史以待策問謂之策要凡羣  
書之言則取其精粹申以己意謂之論林憫時俗之失則縱  
論古道略示勸戒謂之耄言憚諸史之繁則撮其大要易於  
覽閱謂之史畧復嘗類集古之格言芟取其要謂之類訓是

諸書或刻之以傳或繕寫以藏暨凡所得書皆聚之一室故  
號書莊焉蓋曰家之恒產寡薄使子孫能守是莊亦足以贍  
生非徒夸其多而已也凡人之生世必有裨於國必有益於  
民故爲公卿爲百僚爲將帥爲守宰又其下爲胥吏皂隸爲  
農工商賈皆不徒衣食必資其心與力以爲衣食焉吾爲士  
者乃衣食於人心不勤力不瘁非敝民者耶所謂莊者田舍  
之稱也秔稻菽粟之所藏也吾無田以獲秔稻菽粟而所藏  
唯書子孫守焉無租稅無科需而學之成也又足以應上之  
求贊時之治是吾之不念子孫而不立產業所藏唯書乃所  
以深念夫子孫者嗟夫山之爲石者有銀之礦而綠生焉有  
鉄之礦而朱生焉然則家之有書而後嗣之能學亦理之然  
也若夫有書而或怠於學者人也學之成而祿不及者天也

爲子孫者又當盡乎人而聽之天可也梁寅記

蕭彝翁祠記

夏霖

天地間絪縕磅礴之氣升降上下凝合而爲人體全理具知愚同之豈有彼此之間哉及乎疆域既分星土攸設表之以崇山界之以大川封境殊而地氣異於是而美惡分矣故魯之多儒齊之多詐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習以地移俗與時變耳濡而目染上行而下效民風土習惡得而齊一哉惟我廬陵山川之秀甲於江右大忠大節實生其間至丞相信國公而愈盛當丞相未第時指忠節祠而言曰沒不俎豆其間者非夫也卒以死節爲宋三百年有天下之光宋之待士豈獨厚於廬陵哉而光明俊偉照耀簡冊惟廬陵爲然良有其故也於戲孰知丞相而後又有貞節其人乎貞節先生蕭彝

翁幼而孤事母以孝聞長而力學書無不讀以聰敏聞嘗以御史薦爲建昌州學正又以詩經中江西鄉試乙榜復爲贛州濂溪書院山長世亂兵興贛長奉旨爲江西參政領兵平袁州辟彝翁參謀共軍事贛兵至吉未幾而汚兵亦至參政遁去彝翁嘆曰有城而不守非忠也遇敵而弗戰非勇也我則參謀也何面目見天下士乎即日投學宮井中不死或出之三日不食爲書附其婿羅岳曰男子之貞猶女之潔一有玷缺萬善難雪我則死矣竟赴井死郡人義而哀之葬之讀書臺側時至正戊戌五月望日也嗚呼先生何其勇於死歟壬辰之亂綱常淪斲事有不忍言者而從容就義視死如歸惟先生一人雖其在軍事功無可紀錄而勇往不顧至於再入井而不悔此與欲蹈東海者何異而或者猶論其可以死

可以無死是蓋不死之人恥其無死乃反議死者以掩其惡  
祇見其不知恥之甚也事久論定而先生之高風勁節不可  
及已學之士友相與言曰先生抱道守正足謂之貞以死徇  
義足謂之節遂謚之曰貞節生而在忠節之鄉死而祀忠節  
之堂一坏之土托乎宮牆是足以不朽矣雖一死其何傷先  
生名生以字行吉水螺溪人宋殿中侍御史定基諸孫父焱  
龍宋國學上舍配李氏無子歲時奉祀者門生子壻云

孝節堂記

張宇初

番陽周氏世為宦族而在元尤多顯仕攻篆籀書名四方者  
伯溫父也公歷仕于朝暨出莅江東海右其冢嗣克復公未  
嘗去侍側元季兵興克復之官山東道過廣德值盜起妻子  
奔竄有女甫八歲背母失所向天下既定亦聲跡不聞洪武

間番商人往來於濡者告曰公女曩以兵革流濡幸故契張  
元弼氏擇嫁許明道生子三人元弼且訓以孝傳女則克家  
有成立甫長知求父矣公驚駭悲惻久之已卯秋二甥彥升  
某竟走番迎養焉公且愕且喜詢其母年已四十有七明道  
早卒以節自勵明日鄉里媼故交賀公益少自慰已而與偕  
往焉父子相去數十年有死生之隔感慨留連道說故舊聞  
者莫不異而悲越踰年還番今年秋來遊吾山具告其顛末  
而復感愴焉曰子知我厚幸記之予不獲辭夫孝節所以勵  
風俗厚彝倫也予嘗觀劉向傳列女自三代而下兩漢多善  
俗美教而貞順孝淑者代有之然能若曹娥朱女其孝行卓  
卓可稱道者亦鮮矣今克復之家世承簪組詞章之後其流  
風餘澤之薰陶宜有自矣使居庸下之質猶將有所覺焉矧

西江志卷一百六十二  
其聞習之有素者哉其所難能者值時多難奔竄流離之餘  
猶能習詩書亟求父所在而苦節自持可不謂之賢矣乎且  
兵興以來若此者豈勝道哉而公幸以耆年獲存生死一見  
則尤世所希有而元弼亦可謂篤于友義矣可無一言記之  
乎因書爲孝節堂記

西江志卷第一百六十二

